

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
以達然之事境以為己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
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遊世則動者
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辭拒也聖人之道猶太寥寥物動
作虛寂往來於其中任其自為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
而不動不以能生為己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
其為時固不自恃達然功成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
乎達而終無名也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十四

心集六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

御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
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隙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
無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覬覦
故曰不為盜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譴謾無
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
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
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

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

我四十不動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惟靜不矜尚己之賢聖
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自爭乎經曰我無爲而民
自化我爲靜而民自止難得之貨爲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
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
無貪盜之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
也而曰小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
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聲所染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卷

心集六
六十一

則性源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

涑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
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之爾未嘗棄難得
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賢
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
不起

臨川王安石曰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爲盜惡也二者
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
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

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

葉夢得曰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學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嬪麗姬天下之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卷

心集六
X 21

欲

御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及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

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益其眾聖人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七

心集六
川文火

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冲者中也所謂大和莊子曰鯁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